群經說

羣經說三

襍著之三

定海黃以周

離經辨志說

學記一秊視離經辨志三秊視敬業樂羣五秊視博習親師七秊視論學取友爲中秊攷校之法鄭注離經辨志其義本通後人轉求其㴱反失記意初秊所視義毋㴱說易曰浚恆之凶始求㴱也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遜此之謂也且如鄭所解離經辨志亦甚難矣古離經有二法一曰句斷一曰句絕句斷今謂之句逗古亦謂之句投（文選長笛賦）斷與逗投皆音近字句斷者其辭亏此

中斷而意不絕句絕則辭意倶絕也鄭注離訓斷絕兼兩說言云斷句絕也者欲句字兩屬之爾禮經有此例注亦多用斯意離經專以析句言孔疏章句兼說既非鄭義俗本作章斷句絕也更失鄭意斷章迺辨志事志與識通辨志者辨其章恉而標識之也鄭讀志如字云別其志意之趣鄉趣鄉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志意謂經之志意也孔疏志屬學者辨屬攷抜者於上視字既觸於下文說亦違鄭意當不爾也古者教國子以詩書禮樂四術詩周南本一什學者以其志趣不同分之為篇別之以章題曰關雎幾章葛覃幾章題卽標識之謂也而云辨

者章𣳂無一定任學者自分之毛詩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其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是毛鄭標識不同也常棣毛詩分八章章四句本左氏襄二十年傳然左傳云賦常棣之七章以卒中庸亦連引妻子好合六句辨其志趣後兩章宜合為一由是推之毛詩所分五章六章亦謂禦侮思兄弟平安又重友生辨其志趣亦不必分為二說詳先君儆居集是毛公之標識亦不能無失也閟宮之分章至今無定說然此猶其小焉者至毛詩分周頌桓賚為兩篇據左傳桓為大武之六章賚為大武之三

章是篇第之標識亦有不同矣此非辨志有各別而攷按者所當視乎尙書汨作九共槀飫皆述帝釐下土設凥方別生分類之事古初當亦同篇曰汨作曰九共曰槀飫殆亦後之學者辨其志趣之異而標識之大禹臯陶謩謚稷亦猶是巳盤庚本亦一篇今分上中下而鄭注以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為君時事康王之誥或分王出以下為篇或分王若曰以下為篇亦辨志者之標識各別也禮經𢿱佚巳多今所傳士禮十七篇注家於每篇中分別其章標識其目亦辨志之事樂經全亾而小戴所載樂記一篇劉向別錄有樂本樂論

十一目即辨志之遺法也今諸經章句注家標識大半已明若初學讀史記漢書用離經辨志法令之點句晝段標明大旨一展視之便知其用意之淺深洵良法也初年講學亟知是意小成而後由所辨而諗諸身心由所志而見諸事業道德經濟文章皆由此其選也

筮短龜長說

左僖四年傳晉獻公欲立驪姬為夫人卜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注據僖十五年傳文以證其義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孔疏謂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雖龜之長無以加此卜人有為而云案古者龜有頌辭筮有繇辭皆至聖所作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原無短長之可指然以象數分言龜筮實有先後左傳所載韓簡語固足為證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筮短龜長厥義昭章又攷之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龜之兆須詳於筮自太卜外又設占龜之官卜師上士四人龜人中士二人菙人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而掌占筮者獨簭人中士二人筮之用簡於龜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

封則㐌龜大祭祀則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大事重卜爲龜長也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是不以筮爲可定而仍卜之爲筮短也占人掌占龜注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晉卜之語則晉卜所云實合周禮矣又攷之洪範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觀其立文之先後意有輕重龜先於筮是龜重也龜重者龜長也又云汝則從龜從筮逆㐌內吉爲龜長也下不曰筮從龜逆㐌內吉者爲筮短也晉獻公欲納驪姬爲夫人正爲內事內事之吉必求龜從勿恃筮從故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王肅注卜筮占用二云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亦用
晉卜之語則晉卜所云又合洪範矣然因筮短以短易
則大不可繫辭傳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
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則占筮乃易中之一道故筮雖短於龜不足爲易病後
人視易爲卜筮書則筮短而易亦短矣孔疏葢有所激
而云

尹氏卒解

春秋有三傳皆出於聖人之徒而所聞有異辭不能畫
一如隱三年經書夏四月尹氏卒公穀兩傳並同而左

傳獨伲君氏以春秋比事屬辭核之則公穀實優於左傳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偁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休曰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穀梁傳范甯注亦同公羊家說特不言譏世卿繹何氏意尹氏之擅立以世𣪠故崔氏之弒逆以世𣪠故故經於隱三年尹卒以氏書宣十年崔出奔亦以氏書聖人以是爲世卿者所爲故各因其事以箸履霜堅冰之戒比事觀之其例自明或曰春秋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定四年書劉卷卒皆名如尹氏爲周大夫亦當

以名卒且春秋賢之書蔑書族貶之書名尹氏貶氏而不名殊非通例曰不然春秋為例不一聘問帥師皆以族氏為貶故於仲孫曰嘉之於翬溺曰疾之外諸侯之爨內大夫之卒皆赴以名禮所謂生名之死亦名之故爨卒以偁名為正其不名者示貶二者各有其例本不相蒙或謂春秋無達例竊謂讀春秋者無達識也且春秋隱三季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季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季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比事觀之則三書尹氏皆為周大夫明甚學者於立朝奔楚之尹氏則信之於尹氏卒則疑之是知二五不知十矣又攷隱七季滕侯

卒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卒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成十六年滕子卒皆以國小微之而不名成十四年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竝書秦伯卒以國强貶之而不名比事觀之滕宿薛杞秦之君以毊卒尹氏以氏卒一例示貶可知學者於滕宿薛杞秦諸君之不名循以爲例於尹氏卒之不名偏疑非例而不信是亦知二五不知十矣然則左傳之言豈足說無稽與曰春秋之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三傳閒有同異尹氏左傳作君氏比事觀之實違於例凡君夫人之毊無書卒者其違一書夫人毊必繫以姓而後別但曰君氏安

知不爲隱公之夫人其違二如謂君氏卽君母則毋以子氏書孩當同惠公仲子之例但曰君氏不辭設或舉聲子卒而語人曰隱公氏卒未有不啞然笑者其違三如謂聲子未正夫人之位故變文曰君攷之禮經妾於夫人儕君君卽夫人也旣可儕君卽可儕夫人何必變文且春秋時奪嫡立庶之禍皆由於嫡妾名位之不正如成風屬其子於季友而僖公得立敬嬴屬其子於襄仲而宣公㬰立故春秋於時公之母未爲夫人者辨之綦嚴或繫之君而曰惠公仲子或繫於子而曰僖公成風何獨隱公之母

變文曰君以亂嫡夫人之儕其違四如謂君氏不書姓

與莊元季書夫人孫于齊同例但文姜孫齊不書姜氏

爲絕不爲親之特例聲子何辜亦不書姓以絕之必非

經意其違五如謂君氏卒不書姓與僖元季書夫人氏

之喪同例但夫人氏喪蒙上夫人姜氏薨云夷故省文

以見義如上無蒙直曰夫人氏曰君氏經無此例其違

六凡左之異於公穀者多公穀短而左長尹氏之卒當

以公穀爲正不可辯左三傳各有授受互有出入校以

經例短長自見揚子有言曰眾言淆亂折諸聖

字不若子說

春秋公羊莊十六季傳字不若子何注以子爲爵最尊者鄉射禮某酬某子鄭注引傳以子爲男子之尊偁後人各執一說以相難入主出奴甚無謂也竊攷春秋字不若子之例有四公羊爲荊敗蔡師發傳分州國氏人名字子凡七等此統蠻夷之國言之其進退寓褒貶字不若子謂當時蠻夷之君有偁字者不若後此之偁吳子楚子也子者爵之下而七等止於子者記所謂其在東夷南蠻氐戎北狄雖大曰子也故何注以子爲爵最尊此一義也董子繁露爵國篇言字方三十里名方二十里引此傳中三句分氏人名字凡四等此據附庸之

國言之以地之大小定人之偁謂似無所襃貶於其中其不及州國兩等者附庸無州國之偁所謂人之私非別國也其不及字不若子者附庸在子男下所謂周室之不成子也若進蠻亦有偁子者如邾婁克字儀父書克不及偁儀父之尊而書邾婁儀父又不若後此之偁邾婁子見莊十六年此又一義也鄭鄉射注引此傳末一句其義分名字子凡三等又通別國卿大夫士言之其進退亦寓襃貶凡大國之卿視小國之君其大夫士視附庸故別國卿大夫例與附庸同偁名而桓十一年十七年賢祭仲蔡季而書字是名之不如字也字旣尊矣而

閔元年喜其賢曰季子以子配字來歸二年喜其正我曰高
子以子配氏來盟是又字之不若子也鄭注某子者氏也氏
指某言如春秋之偁高子若以聘禮記特牲少牢禮之
言某甫某子例之當如春秋之偁季子然季子高子皆
大國之卿春秋子之猶以褻偁而鄉射禮某酬某子為
伦受酬者之辭凡禮經面語其人皆偁子如主人與賓
為耦而告賓曰主人御於子大夫與士為耦而告大夫
曰某御於子此司正相旅面告受酬者義不㝵偁其字
故亦子之子不必褻也至春秋之季字子之甹偁綦嚴
聖門諸弟子尊其師曰孔子孟子而伯牛仲弓之偁字

又不若曾子有子之尊樂正子之儕子又以別公孫丑萬章此又一義也一統蠻夷之國言一就附庸之君言一以附庸薮字之分遂而施諸卿大夫一以卿大夫薮字之分又遂而施諸士儕謂之異隨世而變經中之字若子言各有當未可紛挐公羊徐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彼此牽說一似貶附庸之尊周而葵蠻夷之猾夏則春秋之大義晦後人拘泥鄭注又不知子爲薮之尊而公羊之家法亦亂

子罕言說

夫子於禮曰極言禮運曰縱言仲尼燕居於詩書執禮曰雅言

於利命仁曰罕言皆闡發㫄義以通曉斯人也說文罕

訓網本無希少義訓希少者字之借也先儒以命仁非

夫子所少言多㑺別解或訓爲微言或解爲難言之或

讀子罕言利句絕與命與仁許命許仁也或於子罕言

利下又㑺轉語子少言利若言利必合命與仁竝言之

義皆迂回匙有定解攷古人罕軒字多通用左傳昭元

秊鄭罕虎公羊經作軒虎定十五秊鄭罕達公羊經作

軒達昭四秊鄭渾罕韓子外儲說作渾軒故先君子論

語後案讀罕爲軒訓爲表顯言之表顯言之者推廣其

義言之也罕軒有明顯義亦有寬廣自喜義鄭渾罕字

子寬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莊子天地釋文云軒寬悅之皃此其證也夫子於利與命與仁皆喜推廣言之如言利必及義言命必及性言仁必及四德皆闡發歬聖未盡之意文言傳曰利者義之和也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㝵而聞也天道卽命合義以言利合性以言命此歬聖未盡之義蘊而闡發諸夫子者故曰不可㝵而聞聞謂聞之於古仁包四德言之亦歬古所未聞大凡聖人之道利普物我而無害命通理數而無閡仁兼禮義而有節制異端之學往往執吾道之一端以自域遂有偏而不

舉之弊故言利而爲我言命而任運言仁而兼愛天下
翕一廢百語必賊道夫子喜推廣言之所以救當世之
末失而闡耑聖之微恉溯性於天道卽有物有則之遷
言利者義之和也克己復禮仁也又古訓之傳誦於時
人者並見左傳述而不佗此夫子自道意也而狂瀾既倒非
夫子推廣古義而褒顯言之誰爲中流砥柱故學者有
罕言之記

褻服褻衣解

褻有二義一對公服言之凡燕尻之私服謂之褻衣說
文云褻私服也是也一對外服言之凡裏服之近身者

謂之褻衣字林云褻衷衣也說文云衷裏褻衣荀子禮
論注云褻衣親身之衣也是也論語之紅紫不以爲褻
服褻裘長短右袂並以褻衣爲言舊解以私服釋之於
義多不可通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是公服未嘗不用閒
色也左氏哀十七年傳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辠
殺之杜注紫衣僭君服是紫亦用之公服也孔子非絕
閒色一不用特以紅紫易污非褻服所宜且褻服者裏
衣是也字與衵通說文云衵日日所常衣左氏宣九年
傳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衵服即褻服也詩褻衣與子
同澤鄭箋讀澤爲襗云澤褻衣易污垢疏引鄭此注云

褻服袍襗襗者汗衣也釋名云汗衣身受汚垢之衣也
詩謂之襗受汚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正義以襗爲
袴訓本說文非箋義也鄭注褻服兼言袍者袍亦褻衣
喪大記袍必有表鄭注袍褻衣袍襗同類故周禮春官
注巾絮寢衣袍襗之屬亦並舉之袍爲裏褻衣襗又爲
親身汗澤之衣故皆不用紅紫爲其色易受汚垢也其
代袍之裘又謂之褻裘古人褻裘亦有狹短而無袪者
喪未練冉服之旣練鹿裘橫長袪說見檀弓注疏孔子
䙝尻褻裘長者明時人短其裏裘也凡裏衣皆短孔子
欲其溫故特長之若以褻裘爲䙝尻之外裘外裘本長

叚無長可言矣裏衺爲便事故可短右袂爲其外有表也若外衺右袂不能獨短短其右袂是不衷之服矣或者以舊解之不制迺改經文右袂爲若袂謂衺之長短如其袂叚屬武斷凡解經先通訓詁再有二義注家一以私服解之烏乎通

上如揖下如授解

論語鄭注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鄭君之意上文狀其執圭之容此狀其授圭之容依聘禮記解之也記言執圭如重卽此所謂如不勝又云授如爭承下如送卽此所謂上如揖下如授說文爭引也

引張弓也其字从𠬪丿𠬪象兩手丿象所引之物𠬪與拯古通謂上升也爭𠬪者張兩手而上拱之古人之揖讼也授如爭𠬪故曰上如揖鄭注云授玉宜慎明此為授讼也凡授必上其手故知上之為授也下謂既授而下其手授謂平等授受之禮較平衡少下之所謂大夫受之是也故記謂之送鄭注云不敢忘禮謂忘授受之禮上下並以授讼言後人不解迺以此為執圭之容夫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自有定則矣而容上下其手乎朱子心知其難通而云步趨之閒微有高下是不特失執圭之容幷失足縮縮如有循之義矣如有

循者不舉足也故鄭注以舉前曳踵行解之而謂步趨
關容有舉趾高下乎劉楚楨疏申鄭注上如揖義旣不
明又謂如授與記之如送同下謂下堂曾不思聘禮記
文下階在君還之後君還又在下如送之後而謂君未
還先下堂乎且旣下堂手猶如授亦失記文所謂下階
發氣怡焉之義矣

孔子厄陳蔡解

學者生數千年之後上讀周秦之書當宗經以正史不
可據史以汩經論語衞靈篇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對以
軍旅之事未之學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先進篇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盡心篇又曰君子戹於陳蔡之閒凡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則孔子絕糧於衛衛之後其地在陳蔡之閒又為往反陳蔡之時也春秋於哀二年書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於哀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云孔子在陳聞曰其桓僖乎此哀二年以前孔子在衛三年孔子在陳之顯徵也世家靈公問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遂行夏衛靈公卒此與經合絕糧之戹惟朱子據論語本文謂在衛如陳之日寔魯哀二年孜孔子世家孔子往反陳蔡有二一在哀四年一在哀六年又孜蔡世家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昭侯立於魯昭公二十三年其二十六年

卽哀公二年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則孔子於哀二年去衞以後有往返陳蔡之事是年冬吳遷蔡於州來孔子反陳因而乏食朱子之說不爲無本矣而孔子世家則云吳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使聘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絕糧朱子駁之全謝山又申朱子之說曰時陳事楚蔡事吳則讎國矣朱子謂時陳蔡臣服於楚語尚未覈宜如全說安得二國大夫合謀乎吳志在滅陳楚昭王誓必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竊攷是時蔡已遷於州來其近陳故地盡爲楚奪故哀四年傳有云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

蔡於負函十六年傳有云葉公在蔡則故蔡地已盡屬楚而州來新邑距陳又遙所謂子在陳蔡之閒其何地乎世家之妄誠爲有識者所鄙矣而僞孔注迺據世家哀六年事云孔子去衛如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當云桓魋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是信史以汩經也江愼修又據世家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還於蔡以爲絕糧在哀四年孔子如蔡卽就葉如江氏說蔡爲葉地舉國言之實爲陳楚之閒亦未免信史以汩經也劉氏正義衛靈篇信世家之妄言反斥孔注以爲在哀元年是幷春秋六年經傳而忽之矣

吳伐陳一在哀元年一在哀六年先進篇四科十八本合上文從陳蔡爲一章釋文所引鄭本可證劉氏正義不信鄭義反據世家駁之以爲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以從夫子此尤信史汨經之大謬不然者世家哀三年季桓子卒康子立與春秋經傳合又謂冉有於是年反魯孔子歎歸皆違事實歸與之歎在陳見論語歎後遂歸見孔注其事在哀六年記檀弓篇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鄭注以爲應聘於楚孔叢子記問篇言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則陳蔡之厄有冉有其見於記載者亦可謂昭昭矣迺據世家之孤文以

汨經傳可乎攷冉有之宰季氏其見諸內外傳者一為淸之戰一為田賦之訪具在哀十一二年閒犇此未聞也安見冉有之歸魯定在哀三年乎偏執一言以斷十人四科之目乎時衰業分名不關陳蔡之厄則孝如曾子賢如有子當時概遺之而不與四科有是理乎臧在東說檀弓蓋先之以子夏夏為貢字之譌亦據世家之文近人申之者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時必不能任使或又謂古三四字皆積畫當作三十四歲稱謂子夏之年以魏文侯問樂事覈之四不宜改為三時應楚聘年已十九矣申之以冉有者殆亦因其年輕而申之乎

然孔子當時有是意而實未見諸行事故謂之葢葢者未定之詞必據後代傳聞之異辭以改同堂晤對之還言是又信史而汨經者矣

讀論語鄭注

漢鄭君論語注久佚壽有輯本託名於宋王伯厚漏闕甚多近宋于庭陳仲魚綞加捜討可謂善矣而漏闕終不免也昭文孫生君培有志鄭學更爲補綴又得若干條則鄭注之軼見於他書者庶其盡收矣乎然以周謂欲爲論語鄭氏學鄭注之殘闕者固宜裒守其注他經有引論語以爲義者亦可尋繹其意緒而推究其上下

文如君子食無求飽凥無求安鄭注云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其注公食禮云毋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賈疏云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漿是不求飽故引論語爲證案宰夫執觶漿飲注云此進漱也非爲卒食爲將有事緣賓意欲自絜清是則三飯告飽者爲將有事不暇卒食也而凥無求安亦可據禮以徵成之公食禮賓執庭實以出公降立注云俟賓反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要入行拜若欲從此退此凥無求安之義也未將幣三飯而止既受幣再拜欲退皆敏於事也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亦愼言之一端

又如鄉歈禮工告正歌備賓降鄭注云賓欲去亦尻無求安之義故下云主人命司正曰請安于賓鄭注云留之是也鄉射同燕禮大師告正歌備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亦卿大夫在君所無求安之義君安之乃敢少安也大射禮同禮食不求飽禮坐不求安崇禮之君子不必身涖其事卽平時食尻閒亦淡寓禮意而無求多求適之念此好學之功諗也又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鄭注云作酒之法式旣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沽謂麤沽此實論語沽酒之正義也沽不必一宿之酤舊據此注推之則市脯之市亦必醉之酒亦有沽者

不作賣買解周易噬乾胏釋文云胏馬云有骨謂之胏鄭云簀也字林云舍倉所還也許氏說文亦同字林又引揚雄說舍从朿作胏則胏字起於揚雄而漢初施孟梁邱費氏易字不作胏可知也嘗聞諸先君子曰易乾胏之胏古本作朿故馬讀爲胏訓有骨肉鄭讀爲笫訓簀論語市脯之市卽易朿字之誤其義謂有骨之脯說詳論語後案以周謹案易噬乾朿馬云有骨義同周官杜注膴版夾脊肉之訓鄭訓簀簀者牀版方言注亦用杜注膴版之義兩訓相近故釋文劉鄭說於馬注字林之閒非以牀簀爲可噬之物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

膴胖之事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薄析曰膴鄭司農云膴膺肉杜子春讀胖為版膴版皆謂夾脊肉元謂公食禮庶羞皆有大大者胾之大臠膴又詁曰大亦牒肉大臠胖宜為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據先鄭杜注膴版為膺脊之肉是皆乾肉之有骨者鄭意脯為薄切之乾肉膴胖為乾肉之大臠牒而未切不必有骨此其立義之異者而膴胖卽易之乾束亦卽論語之束脯禮謂之膴胖者謂片其肉為大臠易論語謂之束者束从朩盛而一橫止之義見說文以公食禮庶羞有大例之易之乾束可如字讀不必改為胏亦不必破為笫亦牒肉大臠之義是

膴胖朩脯實一物也論語云不食而禮有用之者禮用以祭非用以食祭可大臠食宜薄切也故鄭注內饗云膴膴肉大臠所以祭者又注公食禮云庶羞有大大郎膴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鄭注膴大迭言祭所以明論語不食之義也胡氏公食禮正義於注所以祭句亦未疏明而時人固有食之者故易曰噬乾朩噬若食之膴禮者也故孔子不食朩脯其脯之有骨者而强齧之固屬不恭卽其肥美膴骨者而肆噬之亦爲不敬是則沽酒之不食惡其麤惡而傷性朩脯之不食惡其噬齧之失禮也論語疏家知買酒脯之不食於義難通乃就齊戒立說是則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諸不食豈亦承齊必變食爲文非齊時雖惡敗亦

僉之乎此等說不值一噱翏凡若此者皆鄭義之與覈可正諸家之闕失惜近之為論語鄭氏學者俱未有見及此

釋徹

徹廣八尺鄭注言之詳矣而車人職云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江慎修戴東原竝謂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閒須容輪轉徹廣不能與鬲長同數六尺當八尺之誤如其說鄭注車人當直破之矣如謂鄭所見本作八尺誤在賈氏作疏時則鄭注匠人諸職可直據八尺記文何必歷敘輿廣輻內輻廣綆轄之數而後定之乎其必一一排比而後定者鄭所見記文作六尺非八尺也旣主

八尺之說而記文六尺不終破之者鄭固不以為誤也車人言大車等牝服之長與輿人參分車廣去一為隧旣異大車等之廣亦必有異於輿人而記不言輿廣終記之曰徹廣六尺所以明輿廣也六尺之軌內除大車轂六寸羊車轂七寸柏車轂九寸又各除轂距鉤半寸緩寸則牝服之廣大車四尺五寸羊車四尺二寸柏車三尺九寸也輿博而轂短輿狹而轂長又悉限以六尺之軌車人所言自有依據乘車之輿廣隧深見於記文而軌定八尺鄭注亦無可易葢乘車兵車為廣方廣方之軌宜八尺大車柏車羊車為長方長方之軌自六尺六尺之軌軌於畛八尺之軌軌於涂故鄭注遂人曰畛容大車涂容乘

車二者分別言之正見軌有六尺八尺之異無可混也後之申鄭者讀匠人注不讀遂人注遂疑一涂不能有兩軌必遵注而破記豈鄭君之意邪程易疇攷車制最好武斷於此多方測算卒不能定亦昧於畛涂異軌之故也王偉夫又謂輿八參如一之車廣爲兩輪之廣兵車田車乘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六寸大車柏車羊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如其說車廣爲兩輪廣則下句參分其廣去一以爲隧亦可謂之輪深乎如仍以隧爲輿深則鄭注以車廣爲輿廣其說自不可破王氏好與鄭難立說固未見當一涂兩軌說同江程尤非後人

所敢信也王說之謬余于通故中詳駁之或曰軫一軌涂又一軌兩軌非同出於一涂信然矣然軌旣不一何以謂之同軌乎曰行軫者皆遵六尺之軌行涂者皆遵八尺之軌尙謂非大同之治乎書有六書不害其爲同文倫有五倫不妨其爲同倫而謂軌有兩軌遂不得謂之同軌乎學者知軫涂之各有一軌可無疑於車人之文知軫涂之同遵一軌亦可無疑於中庸之義矣

釋度

度者度也所以度物也尺寸尙矣然銖而稱之至石必過寸而度之至丈必遷故又仞步仞軌雉諸法以便民

事第制同而實異彼此牴牾不相合同一步也而有六尺八尺之別焉同一仞也而有七尺八尺之異焉同一軌也而有八尺三尺四寸之分焉同一雉也而有三丈一丈之殊焉苟無以定之幾何不等於無星之稱輕重莫知也與古者布指知寸運肘知尺展兩足則知步步必六尺申兩手而知仞仞必八尺此定名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周制如此夏殷之制亦同而王制謂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以殷步之縱言之步之横必六尺三代未之有改而縱則隨時而易焉殷一夫之田七十畝其步之縱必用八尺始合步百為畝之制見田制異

同此古今之異制亦縱橫之不同也仞與尋同爲八尺
攷
而分度廣度深之異仞字从人以人身爲度攷工記曰
人長八尺故八尺曰仞尋字从彐彐卽手人伸兩臂亦
八尺故八尺又謂之尋用以度廣取伸臂之名用以度
深取身中之名故方言曰度廣曰尋杜預曰度深曰仞
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以後度廣亦謂之仞
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故許氏說文以尋解仞云仞伸臂
一尋八尺或者又强爲區別於以有尋八尺仞七尺之
分賈公彥曰書傳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宫仞
有三尺除三尺之外秖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然以古

書核之仞實八尺豈度高與度深亦異數與攷工記曰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度深之異名而別言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尺也古者䟴一尺遂二尺溝四尺洫八尺其制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𢏳何㝵於澮獨異其制乎左氏昭三十二季傳仞溝洫洫深一仞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溝不㝵言仞矣是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說其注漢書云又尺六寸為仞以漢尺言漢尺較周每長二寸也若小爾雅四尺為仞由誤解仞溝洫之文也軌本車轍之名其後用以度涂之廣而為度物之名軌凡八尺此名

之以輪廣而定也而有以之度車之高者則又以軫崇而定而軫崇有高下軏亦因之無定名如國馬軫崇四尺田馬軫崇三尺七寸駑馬軫崇三尺四寸卽其軏之鋈也詩邶風濟盈不濡軏毛傳云由輈以上為軏者以軏之高下無定名故不言其尺寸而以輈平之承軫者言之曰由輈以上輈之上卽軫也軫者軏之所以鋈也段氏以大御之軹軓少儀作軏范為軹軏同高攷工記軹崇三尺三寸則軏崇亦三尺三寸此說可通於鄭不可通於毛果軏有定名則毛傳何不直曰三尺三寸為軏與蓋不濡軏者必其水在輈下濡軏則由輈以上其水浸軫軫者輿也輿者人所凥也何可濡水而濟盈必濡軏傳所謂違禮義不由其

道也而曰不濡軌者箋所謂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也
經文之軌傳文之由輈以上初無錯誤耑儒疑輈以上
為軌而改經文以致古韵不協近儒又疑輈以下為軓
軓卽軌而改毛傳以上伦以下則經文濟盈不濡軌直
似自轍至輈無一可濡之物矣不幾於文不成義乎且
毛意如果以軓當軌何不曰軓謂之軌而偏舉輈與軓
之迆衺不正者而曲言之乎是則詩傳以輈上釋軌自
以軫崇之高下言之非言車中之物是猶由厀以上曰
涉由帶以上曰厲而涉與厲非人體服之名也曲禮曰
國中以箒彗卹勿驅塵不出軌軌亦以度言謂國中不

尋疾驅其塵無過四尺以上也穀梁傳車軌塵義亦同
謂車行有三尺餘之塵也如必以軌爲車轍之道而道
上卽塵矣安有不出者乎雉之制有廣高之異於事尤
明左傳疏引異義曰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
二尺五版爲堵長丈高丈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
定名也而詩箋引公羊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
三丈則版六尺此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而鄭君乃以
版六尺通之謂用一丈版五版爲堵三堵爲雉用六尺
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堵之制有不同而雉制則一
也異義又引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

為雉何休注公羊傳又謂八尺為版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甚舛當於經典鄭君嘗駁之曰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雉之度量於是定此可以闢諸說之謬矣鄭君又曰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雉制如此而軌徹諸制亦有高浹縱橫之別焉故具言之

釋王瓜

王瓜者王蕢也王蕢之為物蔓生纖質四月開花結實謂之王瓜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鄭注引今月令

佗王萯與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正合說文萯王萯也管子地員篇有大萯細萯王萯者大萯也萯之大者曰王萯猶女蘿之大者曰王女萹草之大者曰王篲綦草之大者曰王芻也呂覽孟夏紀佗王菩菩爲蔀之省體萯之同部字古音瓜讀如姑與菩聲亦最近高誘注曰菩或佗瓜瓠瓡也又注淮南子時則訓云王瓜栝樓也瓠瓡卽栝樓之俗體栝樓爲萿蔞之俗字緩言之曰栝樓急疾呼之爲萯如蒺藜卽茨茅蒐卽蒨古人自有合音也萯有大小二種形本相似後人多渾言不別惟爾雅分之最明爾雅果蓏之實栝樓下卽次以荼苦菜與月

令王瓜生苦菜秀運文類舉正合王瓜卽栝樓爲萯之
大者本草栝樓一名果蓏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似土
瓜而葉有叉是也爾雅又云鉤藤姑鉤又作瓠古今字
郭注實如瓝瓜瓝瓜者小瓜也說文瓝瓞也瓞小瓜也
鉤藤姑卽萯之細者謂之土瓜或亦呼爲王瓜與栝樓
同名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土瓜生籬閒其子熟時
大如彈丸唐本注其葉似栝樓而無叉是也廣雅云藤
姑瓠瓠王瓜也藤姑卽藤姑之異體瓠瓠卽栝樓之異
文此不別萯之大細而渾言之曰王瓜爲其種類本一
不過實有大小葉有叉不叉之微別故郭注爾雅亦云

藈姑一名王瓜自後人以王瓜爲藈姑之專名而栝樓之名反爲藈姑所奪由是月令之王瓜不明王尚書廣雅疏證郝戶部爾雅義疏因謂王瓜與栝樓不同反斥高誘兩注種貤紕繆王氏又謂廣雅專釋藈菇瓝瓞爲王瓜不混栝樓之名於內不知廣雅之瓝瓞卽爾雅之栝樓栝瓝爲雙聲字樓瓞爲疊韵字何得分之爲二至於申鄭說者謂王瓜卽草挈草挈卽菝挈菝挈本不結瓜謂之瓜者以相之似斯說也王尚書郝戶部均已闢之

又案唐本草王瓜四月生苗延蔓五月開黃花結子

如彈丸生青𤓰赤近有以𦼮屬之黃瓜當之非也黃瓜胡種本名胡瓜見本草又爾雅黃菟瓜郭注似土瓜越俗菟讀同瓜穀於菟之菟近有以菟瓜當栝蔞者亦非也菟瓜又別一種圖經本草已辨之

受業許克勤仝校
子　家騫

經說四

禮書通故之二

定海黃以周

考老轉注說

六書之恉象形指事就獨體成文會意諧聲合兩體成文轉注叚借則體分兩文而字可兩用者也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又云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丂聲今本作丂聲誤轉注者字之意指互爲灌注者也考老者人之形氣相爲表裏者也凡人之陽氣出於胏而會於首壯年陽氣盛甚髮加長而直故詩曰綢直如髮衰則陽氣丂而

未舒髮短且曲不久遂變爲白詩曰予髮曲局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亦曲局皃子雅曰彼其髮短醫家有言曰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內經經脈別論）故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內經六節藏象論諸篇）六八四十八而後陽氣既衰莫舒於上於是面焦髮須頒白（內經上古天眞論諸篇）是則氣丂亏內髮七亏外此物理之自然也知乎此則考老轉注之意可昜而言矣考从老丂形聲兼會意字與耆壽諸字專取諧聲者迥然不同（說文耆老也从老省旨聲壽久也从老省𠷎聲久亦老義而轉注不以耆壽爲例者爲其專取諧聲不取義也）說文曰丂氣欲舒出上礙于一也古文以爲亏字亏者氣欲

舒而重礙之意（丂古之丂字說文訓為氣平似未㝵）老之从人毛七者形之七諸外者也考之从人毛丂者氣之丂諸內者也形與氣事相因老與考義相成造字之初其文並从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之所以丂其氣者以其人之老故从老省老之所以七其毛者以其氣之丂故老从七考又从丂則老以考之匕諸外者會意考以老之丂諸內者會意二字之意輾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意卽會意之意故先鄭說六書次弟轉注列會意後明轉注亦會意字也其不屬諸會意者會意會一字之意轉注會二字之意一以兩體言一以兩文言其例自不同也且

亦不惟此爲然日月爲象形字而日圓佗◎月闕佗𠄎此象形字亦意相轉注也・二・爲指事字而指上爲・二指下爲一・此指事字亦意相轉注也而日月屬象形・二一・屬指事不以爲轉注者日月雖意相受而非建類一首・二・皆从一可謂建類一首意亦相受矣而一上一下義之出乎意者不燕坙別非其例也江艮庭說轉注之例曰說文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也凡某之屬皆從某是同意相受也以周謂說文云凡某之屬皆从某是建類一首也後敘云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是其義也有云某與某同意乃同意相受也而同意有二例一爲

同文之同意一爲異文之同意考老並从人毛此爲同
文之同意他如說文云巫與工同意壬與巫同意皆从
工形高與倉舍同意皆从口形美與善同意善與義美
同意皆从羊臺與室屋同意皆从至亟與畱同意皆从
丣𢏚與𤔔同意皆从工口是其例也考之从丂老之从
匕此爲異文之同意他如說文云羋與牟同意謂乚之
轉爲乙非與𣎵同意謂𠃊之轉爲𠃑勹與包同意謂弓
之轉爲㔾乙與丨同意謂丨之轉爲乀亦其例也顧此
二者之同意皆非建類一首惟裘字下云與衰同意其
字皆从衣爲建類一首裘之求轉而爲衰之冄爲同意

相受此與考老轉注之例㝡合而明著之說文者也若說文之所未明言而可以例推之者如開闢二字古文作闢開其字皆从門建類一首也闢从兩手拱一以開會意開从反手以闢會意故開闢二字可以互訓所謂同意而造字之初一取拱手一取反手其意轉注相承所謂相受再爯二字皆从冓對搆為義建類一首也再一舉而二也爯幷舉也再爯同意衣之一爯經傳俗偁爲之舉其褺裹二衣而言也再从一以橫舉會意爯从爪以上舉會意亦轉注之同意相受者也臾曳二字皆从申建類一首臾从乙曳从丿皆取抴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

雖臾為右抴臾為左抴而其為捽抴之義無不同也說文臾从申从乙會意臾从申丿聲亦當云从申从丿丿亦聲𠬪爭二字皆从𠬪建類一首𠬪从乙爭从丿皆取引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雖𠬪引而入手內引申義為擬爭引而出手外引申義為爭而其為引取之義無不同也从比二字皆从人建類一首从比皆取從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雖二人為从義逆諸似左傳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反从為比又有不周之義論語比而不周而其為耦俱相從之義無不同也且所謂同意相受者不必同義也同義者字之本義也同意者造字之意也卽如永𠂢字不同義而永字向右𠂢字向左在造

字之初同取兩手相向之意故廾字从之彳亍字不同
義而彳字向外亍又向外在造字之初同取兩脛相背
之意故行字从之無非字之轉注也然論其造字之會
意同本義同引申義亦無不同自以考老及開閉臾曳
諸字為最純故說轉注者舉考老以為例

考老轉注說下

六書詮例跂說多矣轉注之說尤跂中有跂幾於不可
駁詁而究其通弊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守古訓轉注者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此語見許君說文敘而
無可駁斥者也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為造字之本轉注

段俗亦造字之本也此說見漢藝文志而無可違異者
也無如說者好逞私見不守古訓自南唐徐楚金以外
若宋鄭漁仲通志張謙中復古編元戴仲達六書故楊
武子六書統周伯溫六書正譌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其
說之誤謬固無待詳辨近諸大儒輩出各自為解其最
箸者若顧亭林以轉音為轉注江愼修以本義之引申
者為轉注朱豐芑合二說而一之遂敢狂駁說文若戴
東原段懋堂王菉友以考老為轉注則知守說文矣而
以轉注為訓詁之互注無關造字本原又與漢志相違
若江艮庭許周生魏默深言訓詁出於後來而轉注指

造字之始言之似有合於漢志矣而總不越徐楚金之說考老二字竝列方符上下日月武信江河令長之例楚金以爲考之從老猶松柏之从木江漢之从水二字側注匜有合於說文說文於注偏言六書之法指事象形會意旣於諸文下分別言之曰从某某聲明諧聲之義也曰古文以爲某字明叚借之義也其曰凡某之屬皆从某非發轉注之義乎顧凡屬之某爲孳乳之字皆從之某爲初製之文如丄部先有二而後有帝㫄帝㫄皆以二爲首而非建類之字二爲建首又與帝㫄之義遠雖帝㫄之从二可曰意相受不可曰同意相受惟老

部老爲皆从之字而以耋耄耆耇者耈𦒿諸字次之於
轉注爲最近但此七字皆从老爲孳乳之字故老於下
七字可謂建類一首而下七字之於老雖意相受而不
可謂之同同意相受者惟考與老也凡人氣血不能上
舒其髮曲局乃變而爲白考老二字上从毛人者所以
別獸毛也毛爲人獸之總名故說文毛下云眉髮之屬
及獸毛也考老之毛以人髮言其不从髟而从毛者髟
从長彡言其長而直也故說文髟下云長髮猋猋也詩
云綢直如髮毛篆作𠂤象屈曲形考老之从𠂤人明其
人之髮已屈曲也詩云予髮曲局二字皆以𠂤爲首是

謂建類一首老字下从倒人之匕其意已注於考明氣不上舒髮已曲而變白也考字下从氣舒礙上之丂其意又轉注於老明氣礙髮曲雖不匕亦終匕也故考訓老老亦訓考老老二字其意相成是謂同意相受古人造字多由部首而孳乳說文於凡某之屬皆从某以明造字之先後其有兩字竝佗而意自相灌注者如𦥑𠥓卩可諸類是也說文𦥑例部首𠥓卽坿部末卩例部首可卽坿部末明此𦥑𠥓為兩手之相持卩可為兩符之相合說文卩瑞信也象相合之形相合之形卽指卩可言可下闕字可刪其字一時竝佗初無先後可分與此老部之坿考一例𦥑𠥓字皆从手

考老字皆从耂其例又同而𢀖𠃧丂可爲象形兼會意字其不依人匕从比至不之例分爲兩部者亦以明轉注也且說文以耋耄諸字承老下明諸字皆从老也孝字承考下明孝之从考省也故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考省从子子承考也子承考爲孝卽用易有子考无咎傳曰意承考也之義今本作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亦係淺人改竄非許君原文考旣有从字之孝而許君於考老二字不依身㐆后司之例分爲兩部者恐分之而轉注之義不明也凡六書次弟雖各書不同而轉注叚借漢志列於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下說文列於指事象形會意形聲之下是會意諧

聲生於象形指事之窮而轉注叚借又濟其會意諧聲之變也轉注者其受意同而聲有異者也叚借者其取聲同而意有異者也轉注叚借㳄在會意諧聲之後同屬造字之本其義如此若注家訓詁之互注及經傳文字之互借茲爲後起之轉注後起之叚借均無當於六書之轉注叚借六書之轉注叚借固據造字之本而言也解者不察分六書上四者爲體轉注叚借爲用此說之彌近似而大亂眞也者

令長叚借說

漢志以轉注叚借皆造字之本斯意可於說文中求之

毋庸妄生異說汩亂古義說文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髮須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从丂丂亦聲所以明考老之爲轉注也又云令發號也从亼卪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亾聲當云从𠂆𠂆者倒亾也當有亾亦聲字𠑷古文兂亦古文所以明令長之爲叚借也凡叚借有二例一有其本字依聲通用者爲造字後之叚借一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此卽造字時之叚借也而造字之叚借又有二例一本無其字之叚借而後又造本字如屮古文以爲艸字臤古文以爲賢字是也一本無其字旣叚借後不復更造其字而本義反爲叚借所奪如

發號之令久遠之長是也夫令長之叚借與朋來韋革州凾諸字亦微有不同朋來諸字之叚借為一義之引申經傳尚存其本義而令長則叚借嫥行揆諸造字之形意閡隔而難通於文令从亼卪說文亼三合也讀若集卪瑞信也揆造字之初意班以分瑞為本義令以輯瑞為本義書曰輯瑞曰班瑞是其證叚借以為號令字說文以發號為訓所以明令於六書為叚借也又云从亼卪又以明字義之為輯瑞長从𠂆兀匕兀字从九九古文奇字人兀从九上一以識之其義訓高一指事非象形匕變也从倒人為變形之義古文从𠂆兀亾匕𠂆者倒亾

倒亾不亾大徐說自有乚意在其中揆造字之初意長以高乚為本義與眞字近攷工記弓人注三疾矢行長長謂過㚃為高乚之引申義叚借以為久長字說文以久遠為訓所以明長於六書為叚借也又云兀高遠意久則變乚又以明字義為九之高乚凡許君說字皆以本義為訓與所解从某某之文意無不貫而令之發號與亼卪義相反發號必頒卪徐云集其卪而發號嫌曲長久之長與兀乚意亦遠而許云然者為令長字屬叚借不能不變其常例而以叚借義先立訓爾後之解許書者有三誤一誤以發號久遠為令長之本義而不知說文自明其叚借二

誤以漢之縣邑道之官名爲古叚借義而不知古造字
時豈逆知漢之官名如謂漢人自叚借之許君明六書
之恉自當舉古文之叚借不應據漢制以爲例三誤以
長篆與久長短長義不可通或改篆作𠑹以象髮之長
或改篆作𠂵以象兩物出地較短長之形而不知令長
之訓發號久遠與本篆不相合者正由叚借之故擧庸
皮傳夫許君說文解字信以本義立訓爲多而亦有據
引申爲說者有據叚借爲說者如羊之訓祥馬之訓武
此引申義也又云羊象角尾四足之形馬象頭髦尾四
足之形此說本義也牛之訓理龜之訓舊此叚借義也

又云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龜象足甲尾之形此說本義也近之治說文者於象形字之以引申叚借為義者習焉安之於會意字有以引申叚借為義者閡然疑之或據其義以改所从之文或據所从之文以改其義大氐乾嘉以冓為許學者祇知揆義不揆文近人欲揆文而不合輒輕改許書自逞肊見肅非變本而加厲者

釋孛

說文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考省从子孛放也从子爻聲案孝與孛音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由後人尠見孛習見孝而妄改之也孛放也放之言仿引申之有敎化

義偁備斈斈導義與教同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放之言依引申之有係㝱

義放謂依之也詩箋依之言㝱也楚辭注依係也斈訓依放有係㝱義文矦之命曰追孝

於歬文人追孝當佗追斈謂追效之也所謂追配於歬

人也魯頌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孝亦當佗斈謂無不

㳒效之以求福祿也鄭箋國人無不㳒效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是也依俗解與上

文義不貫此斈之正義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詩曰匪亟其猷聿追來孝孝當佗斈謂教

化也詩言文王築城佗豐匪急其一己之謀聿追從歬

之教化禮引此詩者亦言堯舜禹湯武王皆乘時有天

下聿追從來之教化也依舊解於詩可通於禮無著鄉飲酒義曰君

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亦當作斈斈非家至而日見之匡衡所謂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舊說改孝作教不如作斈為近）周語曰宣王欲導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孝亦當作斈謂魯侯能教導人也即上所謂導訓諸侯下所謂訓治其民也（依韋解上下文義不貫）此斈有教導之義也大戴保傅曰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孝當作斈斈之言愛也保也謂慈母養育之保母繈負之也（盧注謂保母也）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孝慈當作斈慈言其威之莊而安民尊之如

父其保之慈而敬民親之如母也論語爲政篇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敎不能則勸孝慈亦當作𡥈
慈言涖之以莊則敬保之以慈則忠也臨之𡥈之舉之
敎之文本一例此𡥈有保愛之義也孝从考省考亦聲
屬幽侯部𡥈从爻聲字屬宵部𡥈之音義與孝迥異經
傳中𡥈竝譌孝注家竝未校讀循文立訓失之矣王氏
伯申反據表記篇爲政篇之孝慈謂上之愛利民亦可
謂孝其𦁍貤紕謬又如此

釋昰

說文曰昰直也从日正直爲本義引申之有正義通俗

之有實義易未濟上九曰有孚失是是猶正也位不正故失是也虞義禮樂記曰禮樂須天地之情須乃貌之或體今又誤為偵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疑與疑通疑猶合也是猶正也疑是與降興對文言天地之神氣一降一興而萬物大小之形體皆保合而各正也鄭注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易傳曰保合大和各正性命是也是古通提太元攡疑者提之注提正也太元之疑提即樂記之疑是也是又通寔寔又通實禮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月實月也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祭當卜二十七月上旬士虞禮疏禫月尋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為

之謂大祥後又亟一月斯可禫祭也祥而縞是月禫卽士虞禮記所謂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也中月者閒月也與學記中秊考校同王子雍謂祥禫同月非經意也魏書禮志引鄭志荅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此說得之而是月爲實月之義亦未明言也是月與徙月對文徙月樂謂禫祭後又踰月也春秋僖公十六秊正月戊申朔霣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公羊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據此則是月卽實月自朔至晦適亟一月也是月或作提月陸氏釋文作是月今注疏本作提月何注曰提月邊

也魯人語也提亦俗字左氏家說重言是月嫌同日也

不如公羊之義

釋役

說文役戍邊也从殳从彳會意執殳巡行也引申之有實行義禮表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謂恭儉信讓以求實行其仁實行其禮也役有實行義故字又通愨書洛誥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謂禮不及者志不誠愨於享凡民亦謂不享也鄭語曰正七體以役心言正其外體誠愨內心制其外以養其中也役心與役志同義並近愨役

與憖一聲之轉

釋既

王氏懷祖曰終詞之既也已止之已曰終因而已然之已亦曰終故曰詞之既也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與既同義故或上言終而下言且或上言終而下言又說者皆以終為終竟之終而經文上下相應之指遂不可尋矣案經傳中凡言既△且△者既終也且始也（且訓始詳見王氏釋詞）謂既終如此始又如彼也（墨子經說上自前曰且自後曰已已猶既）毛詩既△且△之詞字多用終終卽既也既亦終也穀梁

傳曰既者盡也盡者終也易坎又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大也既終也坎不盈中猶未大大則終平也繫辭傳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既終也對初言之初率循其辭而揆度方向終昇易之常道也書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同姓之九族終相和睦也梓材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作及也方竝也庶邦享及兄弟竝來是亦終用明德也詩北風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箋从爾雅讀為虛徐言其虛徐乎終亟厺也常武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猷誠能塞矣而徐方終來服也儀禮鄉飲酒禮曰不拜既爵既爵終爵也注既卒也

戴記鄉飲酒義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拜至拜其始也拜旣拜其終也論語憲問篇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言荷蕢始歎有心終而鄙之也旣而即終而猶詩定之方中之終然也旣與終同而與然通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言卜云其吉終而信如卜之臧也周本紀曰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旣不祀謂周終不祀也漢書諸侯王表序曰歷載八百餘秊數極德盡旣於王赧謂終於赧王也王氏釋詞不釋旣字故佗此以補之

釋曰

說文曰欥詮詞也从欠曰曰亦聲欥字从曰義與聲隸

欥為詮詞之本字而經傳中多通用曰曰者詞之欥也欥與曰音同聿或又俗用聿字爾雅曰坎律銓也坎讀為欥律讀為聿銓讀為詮謂欥與聿皆詮詞也詩七月之曰為改歲漢食貨志引作聿角弓之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劉向傳竝同大明之曰嬪於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緜之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抑之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載見之曰求厥章墨子尚賢篇引作聿他若東山之我東曰歸采薇之曰歸曰歸曰竝當讀如聿可以此類推之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漢來注家多解為語言之曰每不可

通至宋儒多改人實切之日尤為經之蠹也曰古叉通
越越之言及也書召誥越三日乙未越三日戊申越𣥐
訓及曰亦有及義梓材曰我有師師句絕司徒司馬司空
尹旅曰予罔厲殺人曰予者及予也言我有眾民汝三
卿大夫眾士及予罔以無罪殺人也又曰今王惟曰先
王言今思及先王也禮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
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曰吳者及吳也言去夫人之姬姓
及其吳國之號其死則書之曰孟子卒而已今春秋文
是也論語云謂之吳孟子人倂謂之不胥混其實爾此
曰通越而有及義之明證也經傳中越又同於為自此

之彼之詞夏小正傳曰越於也曰與越通故亦有於義

書康誥曰乃汝盡遜曰時敘言汝能盡遜於是敘也呂

刑曰今女罔不由慰日勤言罔不用慰於勤也詩緜之

曰止曰時猶江漢之亏疆亏理也曰亦於也經傳中有

云亦越者亟上之詞也亦越或通用又曰書康誥曰非

汝封又曰劓刵人言非汝封亦越劓刵人也亟上刑殺

人言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言亦越要囚

也亟上殷罰言之多士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

居時予句猶君奭篇云時我或之言有言亦越是予乃

有誨言爾其安居之也亟上爾遷言之曰與越粵又同

為發聲之詞書堯典曰曰若稽古皋陶謩同本又作粵若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厤志引武城篇曰粵若來二月既生霸逸周書世俘篇同曰若粵若越若一義也竝為語詞王氏釋詞曰字類多遺義故作釋曰

釋行

行猶使也見淮南說山篇注行人猶使人也見左氏桓公九年傳疏引申之為詞之使易井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彖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為使也見王注行亦使也傳曰行惻卽釋經為惻之義言使我心為之惻也書酒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惟是也行使也

言罔非酒是使之也行又有訓且者漢揚雄傳顏注曰行且也且訓將行亦訓將詩十畝之閒曰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逝兮言旅人將歸十畝內外閑閑泄泄且與子還且與子逝此旅客戀戀不忘故鄉之意也其句法與聊與子同歸兮正同行有且義故雙聲聯語曰行且猶疊韵聯語曰方將也詩簡兮方將萬舞傳曰將行也箋曰將且也傳箋同義行亦且也

釋惟

惟之為語詞有八義惟有也見字林書禹貢曰厥土惟白壤言其土有白壤也又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言其

草有䌛其木有條也惟訓有有之言又故惟亦訓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來至也見爾雅言其至三月又三日丙午也酒誥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姑又教之也詩魚麗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多又善魚既美又齊等魚既有又得其時維字同惟故箋訓又也惟訓又又者及也與也故惟亦有與之訓詩無羊曰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箋曰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維與惟通此訓與之明證也書呂刑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俾我後漢書楊賜

傳佗假我假與又季須暇之暇同謂寬與之也非終謂天也終謂終其天命言天齊我民寬與一日之命而天與不天實司獄之人主之也又曰察辭於壅非從惟從從順也言非順與順於辭之壅察之也說詳尚書啟蒙惟之訓又由有之訓而通之惟之訓與由又之訓而通之此訓詁之輾轉引申有可攷者他若惟有獨義常語也惟有雖義同音通用也惟發端詞見匡謬正俗惟是也見文選注惟為也見玉篇王氏釋詞言之綦詳不贅

釋鮮

鮮魚名而音與尠近故義多通借論語鮮矣仁民鮮久

矣鮮訓少俗為尠也而經傳有迻訓詞之斯者先儒一以尠少之義賅之每成詰籥易繫辭傳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力少今作力小非）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鮮不及斯不及也不勝其任故曰斯不及矣書般庚曰后胥戚（句）鮮以不浮於天時鮮亦斯也浮過也言后與民同憂恤斯以不過於天時也無逸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漢石經及漢谷永傳後漢明帝紀注竝作惠於鰥寡於與鮮皆屬語詞言惠斯鰥寡也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此阮雲臺說）左氏昭公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

之也鮮不亙稔言其國之亾斯不過亙秊而已也僖二秊傳曰號必亾矣不可以亙稔與此正同鮮斯同音遂相通用斯又有盡義書金縢大木斯拔史舊世家作盡拔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師說鮮盡也讀鮮為斯訓盡謂君子盡仁知也

釋克

克篆文作亨說文云亨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亨古文克𠅏亦古文自注家訓肩為仔肩之肩與屋下刻木之語上下不洽於是篆注增改遂易異說沸起一云依例

下說字形曰刻木則說字義當云㐭刻也一曰肩也一云依趙氏復古編當作㐭肩也象形𠅩亦古文象屋下刻木之形一云此部當以古文𠅩字建首故下部次以𠅩𠅩上从高省下象刻木故曰象屋下刻木形㐭上从高省下从𠂢省以力承高能勝任也故曰肩一云㐭之文當依玉篇作㐭上从高省下从𠃌𠃌卽人也象物高出人上故其義為肩重文𠅩乃洪範曰克之壁中古文上从占明其用下从木象其形刻木一義亦必古文家師說其字讀如克後人遂以克字為之許君因作是說爾雅謂㐭部之𣎆有朿片鼎部朿部遠蒙木字次之以

片判其木也次之以鼎析其木也次之以亯又刻其木而曲之也次之以氣又蒙亯之古文彔也說文部首以形相聯繫而氣不从部首之彖而以其古文相次此與叀部之古文作㞢下卽次以㞢部爲例正同謂亯部必以彔字爲建首又何以解叀部謂彔氣可相蒙又何以解彔之次鼎片謂刻木之形象彔之从朩而彔上从卢又何以解象屋則遂篆易注均有不可信者矣亯上从亼象屋下从卢象刻木後人不信卢有刻木象而各以肊改篆卢與丂形既懸殊據玉篇剝體之卢而又轉爲人字說亦迂回謂彔卽洪範曰克之古文其說當已必

分合古為二意合今隶為一字以皆許書許君詎若是其
眯昧乎則改篆駁注均有所斷矣說文以肩訓克肩
有侵削克殺之義與脅之訓過膺之訓擊同釋詁肩勝
也其字與犯者果毅剋功堪(同戡)並列則勝為勝敵之勝
下即申其義曰勝肩克也其字與戡劉殺並列則克為
克國之克爾雅以勝克訓肩肩有殺義般庚朕不肩好
貨謂朕不殺越人于貨也(與下生生保居相對為義)亦有削義莊子
德充符其脰肩肩謂其脰削小也(李注肩肩羸小兒)　韡以會太
上文寸者謂之肩兼取削殺之義郭注爾雅云肩即剋
頁可為說文克肩也義證克剋古今字肩者剋也說文

不能以剋釋克故以肩之訓剋者釋之剋義又同刻釋名

刻克也故下曰象屋下刻木形說文上下文義本自融洽

則增注改注均可以知其非矣說文為字書之祖未可

輕議刻木之形隨意造象从朩从彐从ㄅ無一不可許

君之意蓋如此雖然猶有說凡屋下之物若棟楣楹柄

皆用木之全質惟梁斲其兩耑而中隆起作曲形鹵京

賦曰互雄虹之長梁鹵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皆明其

如虹之長曲也今字从ㄅ即象梁形試以屋式南北視

之其形如今東鹵視之其形如亮高亭亮諸字似皆从

亮隸書作克亦卽以亮變也今以象梁梁必削木作上

曲勢與他木用全質者不同故謂之刻木蓋古語也深本水深字从水罙聲罙卽棟深之深古文作桼从二木中一以指刻處篆作罙从木办亦聲办木謂之罙卽刻木之古義也自說文木部變罙篆後人遂以屋罙為水深之引申深亦不从罙聲而以為从木办聲抑思物必先有屋而後有橋字必先有罙而後有深是可以深之古文作漆推之也漆必从桼㝵聲桼為棟罙本字於六書為指事若施之於水深全無意義矣今因釋克而贅言之以質世之淺小學者

釋菑

凡治田之法先殺草而後耕旣耕而後耘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鄭箋民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气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𣓨於是耘除其根株此治田一定之敍鄭箋言之鑿鑿可據者也然詩據不易之田而言芟柞耕耘同在春月若以再易之田而言所謂芟柞艸木者其一歲之菑田也土和耕澤然解𣓨者其二歲之新田也孫炎注爾雅云新田新成柔田謂一歲土彊墢不可耕至二歲田始柔和新成矣菑字从艸𢦏田會意𢦏者災也以燒薙殺艸爲本義孫炎注爾雅云菑始災殺其草木是也以耕田反艸爲後

義鄭箋㠯耜讀俶載爲熾菑云農以利善之耜熾菑南畝是也自說者誤以後義爲本義於以字詁不明而經義遂晦說文菑不耕田也畬二歲治田也此據易釋文所引校坊記注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田曰新田與說文以治釋合今爾雅及毛傳新畬互易所據本各異也畬明菑爲田之未治故曰不耕田不耕田者明一歲田祇殺艸尚未耕治也故其字與艸盛之菑除艸之薙相次注說文者不達其意乃改不耕田爲才耕田或改爲反耕田皆誤以後義爲本義而失造字之意者也書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畎說文作𡿨攷工記作甽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渋尺謂之毗注伐之言發毗畎也畎以耕言其事在數
葘後則敷葘者而殺其艸尙未及耕也偽傳訓爲伐發
則葘畎之先後於何分之耶近時書注多沿偽傳未察其失易无妄曰
不耕穫不葘畬耕與穫對文葘與畬對文而耕穫與葘
畬又爲別詞耕穫以一歲中之先後言葘畬以數歲閒
之先後言葘謂先一歲殺艸畬謂後一歲治田馬注引
爾雅文釋之是已董遇用韓詩傳反艸之說反艸以耕
言殺艸而後耕耕而後艸反如董遇解易言不耕不葘
意複辭緟曾亦思葘之有別於耕亦猶畬之有別於穫
乎爾雅曰田一歲曰葘二歲曰畬孫炎訓葘爲始災殺

艸與字義甚合以不易之田言先耕殺艸在春二月以再易之田言先一歲殺艸亦在夏六月月令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是也郭注引江東俗語以當秊始耕田之反艸釋一歲不耕田之菑艸不顧其秊歲之異同較董遇易注更爲疏舛此皆誤以後義爲本義而失經傳之恉者也夫椷文菑耕互訓未爲不通書梓材以菑畎對言易无妄及爾雅以菑畬對言皆當據說文菑不耕田之本義以爲解而注說文者乃以不耕田爲字誤豈非緟貤紕繆也哉

釋菑下

說文菑不耕田也从艸甾聲易曰不菑畬甾葘或省艸

據小徐所引舊本如此大徐本菑下佗从艸甾小徐於

葘云此當从艸从巛从田凡三文合之於甾下云从巛

田此會意王懷祖陳仲魚說不耕田當佗才耕田段懋

堂據韓詩傳反艸說謂當佗反耕田其字當从艸田巛

聲嚴鐵橋據六書故引唐本以甾爲古文菑取古文甾

爲聲如裘求麗丽之例甾下無菑或省艸四字王貫山

謂甾从田巛巛亦聲菑又加艸以衷其巛之由於多艸

故以菑害爲本義菑畬爲借義諸說紛紛迄無定論如

王說甾爲古文从田巛聲則菑爲重文當從甾入田部

不當在艸部且說文所載或字本多古文不同俗體故或字亦有從之㝵聲如緇錙輜諸字皆是舊本菑甾聲非不可通如以重文不㝵从或卽如小徐所定从艸巛田與舊本近亦不必傎倒舊文如段王所言凡經傳菑文菑可訓耕書梓材易无妄爾雅釋地之菑皆屬對文當以本義爲訓說文菑不耕田下引易不菑畬正以徵明其本義非俗義亦不㝵如王所說菑爲一歲之田其義主在艸巛故舊注訓以殺艸反艸此菑字所以入艸部也菑之義主在艸省艸之文不㝵不以爲或體此甾字所以爲菑之或省菑不㝵從甾入田部也注許書定

體許意勿任肊而輕改其文

釋甲

小徐本說文甲位東方之孟（大徐無位）易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大一經曰（大徐無大經字）人頭𡬠（大徐作宆集韵作空）為甲凡甲之屬皆从甲古文始於一見於十（大徐作千字誤一十非數名當作▲个或改作始於下見於上非）歲成於木之象（歲字衍大徐無）段懋堂注說文據小徐本早戎兩篆下有甲古文甲字之文（大徐本無此又字）改此篆文為甲古文為甲𣪩守丹校繫傳據古彝器改古文為个早戎兩篆亦校改作个以周謂篆古之譌當據許君元注正之注篆曰从木是篆文甲有木形也注

古曰始亼見个成木是古文甲有木之亼个象也篆古
雖異而其下皆从个孫伯淵所據宋本古文𠇥作个可
證也篆文當作𠇥上象孚甲形下同古文个个者木之
下半象枝葉之內丂也故曰从木自个誤丁而許注从
木之象晦下文成木之說亦贅矣古文當作𠇥中从亼
故曰始於亼上从个而引長之故曰見於个亼與个皆
木象非數名也下之亼丂而未發雖不及丰之初生上
之个斂而下承亦不同屮之上出而木上下之質已具
於是焉故曰成於木之象古作甲字意注於木故曰位
東方之孟東方木也其屬之孟者萌初發也故曰昜氣

萌動古文𣎵已具木象故許注篆文謂之从木此與秋籒作龝而曰秋从龜宐古文作㝖而曰宐从多同例皆以籒古定其篆文也然則據許注釋許字篆古甲字皆有木象上雖異下從同古彝器直用下半之个以為甲字是古文亦有省作个者矣漢隸早戎字从十即从古文个之變說文早戎兩篆當云个古文甲字而此甲字下收古文𣎵不收从省之个者意重成木之象故也个與十本不同作款志者以古器一多作个十多作十遂謂彝器甲作十失其本眞此與說文始一見个本非數名小徐本作一十同誤近王貫三釋例掤說文非字不

出之說於注文多不可通不出其形象何以明此亦其一目若大一經甲象人頭本屬異義頭今當依集韻作頭空空腔古今字段氏說易之朱豐芑駁說文逞肊見敎見其不知量也許君解字其義自古

釋戊

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此釋字之本形也又曰戊承丁象人脅此蒙甲字注大一經之文又一說也二說不能合許氏並載之存異義也而以六甲五龍之說為近古故說文列之於上近之注說文者甚衆謂五龍卽五辰六十干支有甲子甲寅甲辰等之六甲

戊辰戊寅戊子等之五辰互相拘絞以成歲或謂六甲卽漢書所謂日有六甲五龍卽遁甲開山榮注所謂五龍五行之神或謂五龍當是五子龍辰也辰有五子故曰五龍天六地五故云六甲五龍或謂中宮卽中官六甲星名在中官天極星後五辰黃龍卽軒轅角星或謂戊从矛古文戊而媘故舊有五龍拘絞之說或謂龍从甲生義甲字當以甲蟲爲本義六甲旬中有五子五寅五辰五午五申五戌之龍諸說紛紛皆於字之形義無當攷古鍾鼎器銘甲字多作十近刻鍾鼎款識多誤爲十或省作丅戊字似戈而非戈其篆多作戌善父戊觶作戌右多一直是駮文或反

之作夫父戊卣蓋銘或變之作戊父戊彝父戊卣器銘⺊為甲篆之橫
者大象龍之形也兩形綴連是相拘絞也云六甲五龍
者六卽亥有二首六身之丁五古文交午為之字作乂
↑之作丁又似乎丁龍之作大交午為之言此者所以
正繆篆之⺊作厂大作长也舊說六十甲子以六甲五
辰相拘絞而成歲其說近是而戊篆象此而作蓋以造
六十甲子與作字同出於倉頡也謂之六十甲子者甲
以子為始也甲既以子為始則戊以辰為始故戊篆卽
象甲龍為之戊辰之後次戊寅次戊子至戊戌而過其
半焉故戊字从戊說文云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从戊

一一者作畫以識之所謂指事也謂戊土之中巳盛也次戊申又次戊午而成焉故成字古文作戚其字从戊午會意謂戊土之功至午而成也戚字从午古人亦多不達故其字即入之戊部焉戌字不入戊部者以許氏以十二支為部首旨

釋鍰鋝

學者讀古經注宜知家法之異同而定以經恉古鍰鋝字異音異義鍰古亦作垸攷工記冶氏為殺矢重三垸戈與戟重三鋝分別言之此兩義之顯異者也尚書罰百鋝古文作鍰攷工記桃氏重九鋝七鋝五鋝冶氏重

三鋝依先鄭賈許義字當作鍰鍰者六兩大半兩也从金爰聲字亦作垸或又作選饌鐉凡爰聲完聲巽聲古音在桓部弓人之膠三鍰古文作鋝鋝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字亦作率凡寽聲率聲古音在微部此兩音之迥別者也秦漢之時鍰選諸字音轉如㕞與鋝率相近應劭注漢書蕭望之傳選音㕞鄭司農注冶氏云鋝讀爲㕞是亦讀鋝爲鍰選字徐廣注史記率亦音㕞故今文多通借然又經異義引尚書夏矦歐陽說其罰百鍰古以六兩爲率是字從今文而訓仍依古文故云古以六兩爲率率卽鋝六兩舉大數古者古文家舊說也又云古尚書說鍰者率也一率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古尚書說即
賈逵說賈逵治古文有古文訓見漢儒林傳賈氏字從
古文而訓則依今文故云鍰者率也其意以尚書之鍰
互從鋝訓六兩大半兩之說惟桃氏上制之劍重九鋝
為合故釋文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
鋝俗儒近是其意桃氏劍鋝可依鍰訓而不可以說尚
書許君說文多從其師賈侍中說故鋝字下既箸十一
銖二十五分銖十三之正訓又云周官曰重三鋝北方
以二十兩為三鋝以明周官之別義又云鍰鋝也周書
曰罰百鍰以存尚書之師說異義許案不見其分別周

官尙書之異蓋同㦲鄭駁之曰古之率多作鍰贖死辠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今指漢律)贖死辠金三斤為價相依附如鄭所駁則尙書之率周官之鋝其字互以古文鍰為正此固鄭之勝於賈許者矣然鄭注呂氏重三鍰引說文鋝鍰也(與許文違)注弓人膠三鋝云鋝鍰也直以鍰鋝為一字一義此則鄭注之失互定之以經恉別之以音義而學者不攷今古文之異家法之有別必執一說以相檬互其紛挐而莫定焉

釋鼓

音聲文字之學以說文爲祖而欲讀說文者必先究其例不明其例說文亦無由讀也如鼓鼔二字之異同說者紛紛玆未合許君本恉茲當以例求之一曰異部有重文許書重文例多類聚本字下亦有楙在同部者亦有隸於異部者如人儿二字重文㠯𠂤𦣻三字重文玆分例部首其顯著者也說文鼔部之鼔爲鍾鼔正字云郭也春分之音此本義也又云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鼔此明引申義凡出其音皆可謂之鼔又曰从壴从𡳾𡳾象其手擊之也段校未是此兼明本義引申義凡擊其鼔亦可謂之鼓也攴文部又有鼓字云擊鼓也从攴壴與鼔

字下所言同以明鼓即鼔之重文宋人毛晃岳珂等於
經典中鼔舞鼔動之鼔必改作鼓自謂以合說文豈許
君意哉一曰亦聲多轉音說文每字下曰从某之聲此
明本字本音曰从某某亦聲明作字時本不取此為聲
而後人之音反隨字轉注說文者於轉音之遠者輒删
亦聲字非通例一曰讀若多叚借注家嘗用此例許書
云讀若多直指其音亦有以明叚借者如羍讀若逵明
詩先生如逵即羍字妿讀若阿明國策阿保即妿字注
說文者多仍為本音亦非通例攴部鼓下云从攴壴壴
亦聲讀若屬明鼓本从攴壴會意後人讀若屬是亦壴

為聲也壴屬一聲同在幽部云壴亦聲明所以有此讀
也云讀若屬明有俗屬為鼓也攷工記匠人水屬不理
遜水屬者水鼓也謂水相鼓擊不理遜與上溝逆對文
是鼓讀若屬之證大徐以鼓定鼓同讀公戶切嫌讀若
屬為閡遠而删之不知鼓不可讀若屬鼓亦豈聲云壴
亦聲平上三字可存下三字亦何必删殊未之思矣段
懋堂以讀若屬為正音鼓鼓劃分二字亦昧於亦聲之
例者也玉篇鼓有之餘公戶兩切甚是之餘秦漢之轉
音公戶古之正音也

釋叜爭

說文言轉注之例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考
老二字皆从耂首是謂建類一首考老二字同佀其意
相成是謂同意相受說文𠬪部之𤔣爭二字相次亦意
之轉注者也𤔣下云撮也从𠬪乙爭下云引也从𠬪丿
𤔣爭二字皆从𠬪首所謂建類一首而𠬪之从乙以象
物之詘曲而中聚故義訓撮爭之从丿以象物之衺曳
而旁分故義訓引二字同佀其意相成所謂同意相受
也大徐云𠬪从乙乙者物也又爪掫取之指事𠬪之乙
以象所撮之物乙非己字猶爭之丿以象所引之形丿
亦非丿字也詘之為乙申之為丿爭字从丿丿非聲則

𤔔之从乙乙亦非聲也小徐本改乙从乚以為从𠬪之
聲錢獻之鄦叔積皆非之然錢鄦謂爭之从𠂆為右戾
之𠂆字小徐本之𤔔从乙為左戾之乚字一取少一爭
多二義相反然少取何以必左戾多取何以必右戾於
說無證且說文𠂆部云𠂆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是則右
戾者以左引之左戾者以右引之爭可謂引𤔔義訓撮
何取乎引𤔔何論其右引而左戾邪或曰說文𠬪物落
上下相付則𠬪字中閒有物可以意會𤔔字加乙訓物
仍同𠬪義古人何煩𤔔造其字曰說文𠬪物落句絕言
其義也上下相付又言其形上下手相付而中無其物

是物落也故詩之標梅韓詩作受今釋文引作莩莩卽受之俗取落物義孟子之餓莩漢食貨志亦引作受取空中義如謂受有物寓其中是井受之本義而失之矣受字以乙象物正別受之物落為義爾

釋貉縮莫縮

釋詁貉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猶然案貉縮當依禮注讀為莫縮亦謂之幕絡記檀弓今一日而三斬版注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斬版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鄭注廣長之數孔疏已悉斬版者斷其版之繩也注云莫縮一本作其縮淺人所改卽

釋詁之貉縮貉莫一聲之轉詩貉其德音左傳作莫是其例字亦作幕釋言云幕暮也莫今作暮俗釋名釋牀帳云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又釋釆帛云貴繡曰[illegible]莫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幕絡新序雜事二作莫絡蜀都賦又倒之為絡幕猶貉縮之倒為縮貉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縮之謂之貉縮莫縮者乃方俗之緟言或謂之幕絡莫絡者又後世之轉音也近之疏鄭郭兩注者多昧其義

釋洵龕

釋詁洵龕也郭注未詳公羊定四年傳言復讎之義曰

朋友相衛而不相迿何注云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
相擊刺案公羊之迿卽釋詁洵龕之洵洵迿字皆叚借
義當以徇為正徇古作㣔說文云㣔行示也引申之為
略取義又引申之為刺殺義史記項羽紀徇下縣集解
徇略也廣雅釋詁一龕取也則釋詁之洵龕義為略取
也依公羊傳言之徇讀斷以徇之徇龕讀鹵伯𢦏黎之
𢦏說文𢦏殺也龕𢦏皆从今聲義得通俗浛言重黎劉
龕南陽文選謝元暉詩鹵龕收組練李注龕與戡黎之
戡音義同戡說文作𢦏則釋詁之洵龕猶徇𢦏義取刺
殺也爾雅之龕有正俗兩義注者旣未詳公羊之不相

迺為引申義何注出裒辭乃據衍字正義釋之又因裒辭而訓爲先因先而增以擊刺說甚迂回徇之訓殺如徇財徇莽比比皆是矣

受業范　鼒

子　家棨　仝校